

双鱼绝恋

ShuangYuJueLian

2007 青春校园爱之传奇，倾城魅惑！



朱洙米著

蝎子的猎物

The find of the scorpion

她是双鱼

天生有一种令人喜欢的魔力

他是天蝎

爱上心里距离

心是手心与手心的距离

爱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双鱼绝恋 2007 青春校园爱之传奇，倾城魅惑！
ShuangYuJueLian

蝎子的猎物

The find of the scorpion

她是双鱼
天生有一种令人喜欢的魔力
他是天蝎
爱上心里距离
心是手心与手心的距离
朱洙*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蝎子的猎物/朱洙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207-07303-7

I. 蝎...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5221号

作 者: 朱洙

责任编辑: 魏杰恒 姚虹云

出 版 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政编码: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 - 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303-7/I·981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Chapter 1

司徒明辉再次见到秦瑶，是在三个星期后。

这是八月的天气，阳光炙热，巨大的球体悬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火球。

梧桐树密，枝交叶错。空气燥热，带着毫无止禁的蝉鸣。

Romantic ——

明海市最高级的会所，也是明海市最高的建筑，这里聚集最欧式典雅的装潢设计。整间会所的地面是用纯羊毛腥红色的地毯铺垫。其楼顶装饰得相当漂亮。遥遥远望，没于云海，就像传说中惊艳于世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Romantic ——

那道电梯门闪着银色金属的光。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两扇厚重的门“嗡”了一声，便自动向两边移去。

早早的，就有服务小姐迎在了电梯门口。电梯里的两个人还没有走近，正厅的某个男人便热情的站起身来。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这里的服务生都认识他。他是大洋集团的董事长柳思阳，其产业涉及石油和电信业、有超过一亿的身家。他本身气度不凡，能让他柳总这般热情而站起身来迎接的女人，绝对非同一般。

那女人……

约摸三十来岁，一身奶白色的FHR套裙。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髻，面容白皙。干练，令人仰慕感油然而生。她的高跟鞋踩在红色的厚厚的地毯





上，发不出很大的声音。她正是司徒集团的执行副总，司徒太太，闺名：李冰。

她的身边，正是传闻中一表人材的三儿子，司徒明辉。

柳总先到李冰面前用商场上的礼仪客套一番。明明在他们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司徒明辉，却要在握手后，才一脸惊讶道：哦，这应该就是传闻中一表人材的司徒三公子吧？

他边说，边起手做出一个请的动作。他们在四围桌前坐住后，他又说了一些相当“名符其实”的赞美。比如说帅啊，一表人材，看上去……说到一半，柳总打个哈哈转移了话题，说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柳总说一个虎，一定是“虎母无犬子”，虎母虎母？有这么拐着弯骂人“母老虎”的吗？

这种赞美有些滑稽哦。

李冰不像虎——！

像一只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且高贵的稀世物种——雪狼。

她只用微微颌首，就有一种莫名凌厉的气质。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能经营这样子一家会所，背景和财力暂且不谈，光凭她的管理手段，就知道她非同一般。

比如说……

吩咐员工们记住各位顾客的资料，对于客人来说，是过目不忘的尊重。对于她李冰来说，却是一种业务拓展。

所以……她很了解这位柳总的喜好。于是，她略带奇怪的问：“柳总喜欢上橙汁了吗？！”

柳总笑道：“是随同一起而来的小丫头的。她随我的便，我就顾及到她的口味。”

李冰有些意外。

“这样让柳总上心，真想见见。”

柳思阳一笑：“她去洗手间了。”

李冰的眉头一挑，也不忌讳说：“柳总又换了新欢？”

她很清楚柳总只有一个宝贝儿子，所谓的小丫头，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女儿。而且，这种男人花名远扬，有一两个小蜜新欢，根本不足为奇。

只见柳思阳不置可否的笑：“说起她，还是在李总的网球场上认识的。”

李冰又表示微有兴趣的挑挑眉：“我的网球场？”她微然一笑，声音漠然，却好似很有兴趣，“叫什么名字？说来听听。”

柳思阳回视了一下自己手里的杯子，看着咖啡杯里褐色的液体，用小勺搅了一下道：“她不过是李总网球场上的小姑娘。李总日理万机，不会对她有很深的印象。”

李冰浅然一笑。

“不说怎么会知道？”

“秦瑶。”他说，“李总，您有印象？”

秦瑶——？

那两个字好像一道晴天霹雳，霹得一直看着窗外、而漠不关心的司徒明辉，突然带着极度的惊讶转了过来。

* * * * *

夏天，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悬念。

Romantic ——

洗手间——

这里……真是富丽堂皇。连水龙头的把手，居然都是纯银。

这里不像洗手间，倒像一间设计别致的小偏厅。

角角落落都有绿色的小植物。种在水晶般的玻璃盖里，恰似一种令人夏日清凉的舒服。

那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步伐轻盈的从洗手间里出来。

她很漂亮、清新、淡雅。像一掬清水，隐入人心，莫名清凉。精致的五官，更有一双漂亮如黑水晶般的眼睛。一头乌黑顺直的头发，像一匹黑





绸，在阳光下隐发着一种令人想要触摸的光。走近她的人，都会嗅到她身上淡然的清香。那是她胸前别上的茉莉花串。人花合一，竟令人如此的心旷神怡。

Romantic 里的服务生一手托着酒瓶，从她的身边经过，微欠下身子，算是行上一个礼。那女生有些惊讶。微点一下头，算是还上一个礼貌的敬意。等他直起身来，她才发现她的目光锁定的不是她，明白自己原来是会错了意。

司徒明辉？

她看到他的时候，心里很是惊讶。听到服务生如此恭敬的叫他“少爷好”。难道，这也是他家的产业？

Waiter 对着司徒明辉行过礼，司徒明辉并未正眼相视。他的目光像冰雪一般，刮过狂烈的寒意。

她与他对视，如被一道冰刀刺中。令她背脊寒冷，莫名的打了一个寒噤。

相隔不过五米，却如临冰山北极。

* * * * *

秦瑶惊讶，很快稳住心绪，风清云淡的微微颌首，以表示相逢时的礼貌。她向右走了两步，突然想起自己应该向左走。于是转身，窗体的风带起她的长发。无以避免的擦身而过的发丝拂过他的脸。

清香，是海飞丝的味道。飞扬的发丝分割了他的脸，他的眼里尽是她飞扬的头发。

“就这样走吗？”他突然问道：“见到老朋友，不打算打声招呼吗？”

她的身体微微一怔，随后嘴角勾起一丝梨花香气的笑来。

“你好。”

她的声音永远是那样子悦耳动听。像一只纤纤玉手去拨动华丽而古典的黄金竖琴。

很客套——！很礼貌。很让人无由的烦躁。



司徒明辉狭长性感的眼微颤着眯合。手在身侧自制般蜷起时，他发问的语气，像一个审视犯人的王者。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的声音即使冷漠，有着磁性，却带着南极的冷冰。

身体没有侧过来。没有真正的看她，只是在她飞扬的发丝下，那空调的风扇忽上忽下，她的发丝忽落忽起。

秦瑶笑得清甜，像一口井水。

同样没有看她，只是看着那腥红色的地毯，手捏拿着自己斜挎在肩上的小包带时，声音带着悦耳的香甜，告诉他：“因为一位朋友。”

“什么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

司徒明辉的嘴角突然扬起戏谑嘲讽的笑。那种笑意越漾越开，以至于更加的嘲讽。讽刺到连眼睛跟着颤颤的眯缝起来。

Romantic ——

一年会费美元 28 万。没有会员卡，是不可能进来。

她以为这是哪里？她以为对于带她进来的人，可以用“普通”瞒过？她以为他是傻瓜吗？她居然迈着轻盈的步子向前走去，她居然让他感到，她是想“迫不及待”的回到那个男人的身边。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她出卖了自己，能和那个男人做什么“好事情”。牵手，吃饭，上床……？他无法抑制那种肮脏的想像，他无法抑制他即将狂暴如火山喷发的怒火。

他狠狠的扯住她时，她只感到手臂被人掐断似的剧烈疼痛着。

那突然而来的力道太猛。以至于她的身体被扯得后仰。秦瑶诧异的回头去看他，却见他已扬起了愤怒的巴掌，一切……如电而至，快得措手不及。掌风一及，便是剧烈的疼痛。秦瑶眼前金光一闪，在走道上连退数步。

她下意识的想要保持住身体平衡。手伸向了搁置在身边展台上的小小盥钵。玻璃盥钵脱离洗手台，来到了半空中。她没有保持住身体平衡，却连带着那可怜无辜的玻璃盥钵一起狠狠的摔到了地上。





这里没有铺地毯，而是大理石地面。

那清脆一响……透明的有机玻璃摔成颗颗粒粒，沉闷抑或清脆……咕
噜咕噜的滚了一地。

她匍匐。

他愤怒。

他给她一巴掌的手紧紧的攥成一个拳头，他的手臂上，更是爆起了骇
人的青筋。

这一切，不过短短的一分二十秒。目睹着这一切的服务生在不远的距
离里，呆呆的看着他们的三少，看到他眼底快要燃烧的愤怒。居然吓得端
住托盘，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托盘里的红酒在荡，红酒边上的玻璃杯咯咯抖动着。

* * * * *

同一时间里，Romantic 会所正厅——

一个着装整齐的小男生从门里跑了进来。他约摸六七岁的样子。他见
到了餐桌边的柳总，便笑着叫着，扑了过来。

“爸爸……”话音刚落，他就扑进了柳总的怀里。

爸爸——？

此桌上的李冰掇杯，微品着红酒，微抬起眼角。

看到这约摸五岁大的男孩子，她有些意外的停滞住动作。

更意外的是——

她看到那男孩子身后，徐娘半老风姿犹存的女人。她知道，那是这男
孩子的妈妈。也正是这位柳总的老婆。这可真是有意思了。柳思阳带着小
新欢来用餐，却碰到了自己的正牌老婆。这场闹剧，真是越演越有意思了。
真不知道柳思阳是好好的解释，还是两个女人相见时，像疯狗一样拉
扯！！

据她查到的资料表明，这位柳太太，可并不是省油的灯啊！

眼见那男孩子扑到了柳思阳的身边，眼见那令人兴奋的好戏即将上演。



李冰那含着水晶酒杯杯缘的唇角，不易人察觉的向上勾了起来。笑得有些期待，笑得有些开心，笑得有些……兴灾乐祸。

笑得希望那场好戏快点上演。

上帝要让李冰彻底失望。因为她还不及等到她期待的剧目，此时正有更精彩更惊心动魄更令人咂舌的剧目在上演。

Romantic 女洗手间的门口——

那司徒明辉一巴掌将秦瑶打在了地上，那玻璃盏体碎了一地，她像那碎石块里，被狂风骤雨打散叶的白蔷薇。她还来不及为自己辩解，她还来不及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只见……

司徒明辉便带着绝顶的寒气，像一道光练拢近身来。

他左半膝着地，委身于她的面前。一袭黑衣束服的他，修长，精瘦。秦瑶被迫抬起眼来看着他。

惊讶——！

为什么他怎么看，都有着令人惊艳的帅气？为什么……他眉宇间总有令人不容忽视的性感？没有人回答她的疑问。只是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你居然这样子作贱你自己。”司徒明辉吼出一句话，如闷雷。

“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

他的眼睛红得吓人。

他的声音更是透出一股将世界摧毁般的可怕。

那吓得她说不出一句半语。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需要跟他解释吗？可是，他是她什么人？为什么要跟他解释？秦瑶的唇角逸出一丝苦笑。想装做无事般的撑起身子来，却……莫名的手软，胳膊一弯，又扑了下去。

她笑了——！

她居然笑了——！





这么说，她承认了？她真的做过做贱自己的事了？

怎么可以这样？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一股蛮力从地上提起一半的身体。她狼狈的将手撑在地上。她惊愕的注视着他。

她的眸光里，他愤怒的脸，一影成双的在她眼底跳动。

司徒明辉痛苦地看着秦瑶的已呈惊愕的脸。

鑫德广场一别，已有五个礼拜。

他亲口对她喊出我爱你。她的身形像被雷袭过的水杉木，狠狠一震后，便起步就走。她单薄的身影就要隐没在人群里。

那些人都成双成对的微笑着仰视着天空，就像当初的他们。

那是幸福，那是微笑，那是一种他们都曾经历过的快乐。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手与自己最亲密的人相系。没有人会注意到夜空下，有两个人心魂破碎。没有人体会，那种上演的剧情。

夜里的树枝，像一群魔鬼，张牙舞爪笑看风云。

“秦瑶，我说我爱你。”

司徒明辉潜然泪下。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追上了她，捉住了她的手。头顶很亮的照明灯。亮得刺痛了人流泪的眼。

为什么不回答呢？她没有听到他在表白吗？是他的声音太小，所以她没有听到吗？

那么——

重复——

看我啊。

别只顾着低头淌眼泪。请别只顾着低头淌眼泪——！看我啊。人说谎时，不可能有这样子明亮真诚的眼睛。

可是……

可是她却说：“放，开，我。”



* * * * *

灿烂的烟花下，她淌着眼泪。声音冷漠，却彻底的绝情。目光从未注视过他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远处的地面，将目光涣散地盯住某一点。她的泪，溅到地上。

他听不出她的拒绝吗？为什么她说出那样子的话后，他的手不但没有松开，还抓得更紧，像怕她下一秒就要消失似的，紧紧的抓牢，抓着不放呢？！

她没有听清楚，一定没有听清楚。司徒明辉如此自我安慰。“我只重复最后一次，听不听到，就此拉倒哦，因为我自己都感到肉麻呢。”

他说：我爱你。

好……动听的表白啊——！

可是……

“你还不明白吗？”

她淌着眼泪，却带着绝美的笑容。

“你还是不懂吗？”

秦瑶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她哭着，五官痛苦的扭在了一起。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发生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不喜欢你，你的姐姐也不会因为我的哥哥而死去。”

“那不是你的错——！”

他终于放声大吼。

“错的人是我！！当初我姐姐向你哥哥表白，全是因为我的唆使。我姐姐的死跟你哥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喜欢你的时候，你为我受苦的时候，你有死吗？你有过那样子的念头吗？”

秦瑶泪水四逸，他说得如此一针见血。

她哭了。

“有——！”她哭着甩开他的手，捋开自己的袖子，那蜈蚣一样的疤





呈现在他的面前。

他骇然，总是见她左手带着护腕，却从没有想过，那下面是这样子一道骇人的伤疤。

“在我拿刀刺中你的胸口后，我就想和你一起死去。”

那个时候，她清楚的记得哥哥扼住她的手腕，抱着她进急救室。记得她在强光下的手术台前，做着缝合手术。

她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手术后她从沉睡中清醒。人失血太多，身体就会冰凉，她一双手，一只在输着血，一只被妈妈紧紧握着。妈妈正流着眼泪看着她。正因为她做了傻事，还能拣回一条命而哭泣。

是的——！

没错——！

妈妈也是她害死的。

如果她没有割腕自杀，妈妈就不会来返于医院，不会被车子撞死。

太残忍了！

那个撞死妈妈的人太残忍！验尸报告和电子警察证据确凿的表明，妈妈先是被撞到腿，而那个撞人的车子，却又倒了回来，反复的压碾，自至她丧命！

什么叫车内潜规则，什么叫“压死不压伤”，什么叫“赔死容易赔伤难？”

不要他们赔钱啊。可为什么却硬生生的碾死他们的妈妈？！

该死的人是她才对。

为什么她偏偏一个人活了下来？

都是因为我啊。她哭了：“我为你自杀，所以我就害死了我妈妈！！”

她哭着紧紧的攥紧了自己的胸口的衣服。

司徒明辉惊愕。他从来都不知道他住院的时候，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以为，那只是一场简单的车祸，还曾牢骚的想，那是他们的报应。

“你还想知道什么？”她哭道：“你还想我回忆什么呢！？这些伤口不够吗？这些疼不够吗？你还想硬生生的拨开它们，在上面撒盐吗？我真的



生不如死。你懂不懂!?”

她蹲下了，抱着膝头。紧捂着胸口，已无法承受记忆的猛兽对她心口的撕咬。

想扶她起来。

手空了——

心也空了——秦瑶没有抬起头来，却用手拉开了他扶在她左肩的手。

更恐怖的是……

“三少爷。”

她哭：“求你，离开我!!”

她哭道：求求你——！

她居然求他，求得这么彻底。

……

……

* * * * *

有没有试过那种感觉？

明明很饿，却吃不下任何东西。

呆呆的坐在床头，只是望着窗外随风摇动的松枝。陷入莫名的情绪，傻傻，回忆着，痴笑着，又突然咬着唇，也压抑不住随后而来……排山倒海的酸楚？

有没有试过。拿着刀去削水果，几次下来，水果皮没有削掉，却削到自己的手？？望着血由伤口留出，不感到痛，却有释放的快感？

有没有试过……几天下来，一句话都不想说，哪里也不想去，只是想见那个人，却被无由的恐惧牵扯住勇气？

有没有试过……气血两虚，头重脚轻，每走一步，像走在高一步低一步的虚空中，胸闷气喘，手脚哆嗦，再突然……一阵旋转，从楼梯上滚下来，不省人事。被家里的管家佣人围住，要去扶起的时候，他又大喝着拒绝他们的帮助。





让他们滚，滚得远远的。

让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自己一个。然后像个孩子，抱着楼梯的扶手，脆弱的哭泣！！

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更是过得糊里糊涂，没有了时间概念。

是乐管家多事，打电话通知了夫人，所以李冰才放下应酬，从美国飞了回来。叫人用车把司徒明辉接到这里。

没有想到，还没有等李冰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先从柳思阳口中得知了“秦瑶的事情。”

他无法相信，他不能相信，他痛恨相信。

他好不容易才见到她，她却今非昔比。

怎么可以这样——？

她不懂得折磨一个人的心爱之物，比折磨他本人更痛苦？！

她不懂得，她这样子作贱自己，心如刀割的人是他？！

她怎么能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愤怒，悲恸。司徒明辉双手紧紧攥住秦瑶的衣服，越攥越紧，他猛然用力。秦瑶的半个身子便从地上被提了起来。

司徒明辉使劲的看着秦瑶的脸。声音痛苦酸涩：“你不愿意见我，不想我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我尽量不出现，我尽量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可是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你怎么……”

他咬紧了牙齿，时间停顿。她似乎不打算解释，她的漠然更让他认定他的肯定。他的面容无限的悲哀，音调里带着令人心痛的颤抖。

他说，我对你……是真心的。

* * * * *

每当想起与她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他都会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好像纯真又回到了自己身上。笑过之后，会禁不住黯然泪下……



或许，初恋最使人怀念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当年自己的纯真和无邪。

无邪的秦瑶，无邪的自己，无邪纯真的记忆，它们神圣得不容人亵渎。

人为什么越成熟，反倒越是虚伪？明明在意，为什么要装做漠不关心？

装够了，不想装了——！

面孔隐隐的抽动着。司徒明辉的手……干脆放下了秦瑶的衣服，直接套上她细细的脖子。她还来不及惊愕，脖子就被一双铁掌紧紧束住。越来越紧，越来越带着杀气，急取她的性命。

她惊骇，她突然颤抖的明白……

他，他……要，杀，了，自，己。

“呀——！”

“啊——！”

“不好了——！”

洗手间那里，传来嘈杂的大呼小叫，在这里显得特别的突兀，并且不合时宜。服务生在对讲机那头话不分明的嚷着：“领班，不好了，出人命了。”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一点？”领班正在巡场。胸前工作袋里的对讲机里，突然冒出这样子的声音。她抬头一看，见到经理正一脸凝重，边讲着对讲机，边行事匆匆的从那边的工作走道走向这边。

“经理。”经理脸色凝重。

“我都知道。”经理兀自向前，厚重的身体，向前“滚”去。领班紧紧的跟随其后。望着经理像“括号”一样的腿，她紧张得……想笑。

女洗手间门口——几位服务生正拉扯着司徒明辉的手。司徒明辉的手正死死的卡住秦瑶的脖子。

他们掰动着他的指。

装，腔，作，势。

谁都知道这司徒明辉是老板的儿子，谁会真的去动手拉他？大家围在一起，却束手无策，焦急，混乱。更是令人无法再听清下一句的嘈杂。





经理奔上前去，他是着实的拉住司徒明辉的袖子，用胖乎乎的手拉住他的手，用力的向外扯。司徒明辉陡然松了一只手，狠狠的向经理的胖脸甩来，经理硬生生的挨了一耳光。他鼻梁的眼镜被那巴掌挥到地上“喀”的一声——！响得清脆。

经理脚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随后，俯下身子，在地上摸索。又是一阵喧哗。经理只顾着在地上摸着自己的眼镜，他像一个肉球爬在地上，只有那些模糊的脚和屁股晃来晃去。

他的耳边又多了一些叫嚷，经理经理。怎么办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他是少爷啊？你当是武侠小说啊？一掌砍下去把他打晕啊？

拜托，少爷的肌肉硬得像铁好不好？！

再说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老婆花花嫂。真为这位小姐把少爷伤成怎样了，最后老板和夫人炒他鱿鱼，让他一无所有……

经理已经想到，伤害少爷后，被夫人炒回家，他亲爱的花花怎么样子抛夫弃子。

STOP，绝对不可以！

可是，这伤又伤不得，拉又拉不住……

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却没有人敢真的去拉少爷。光这样子围啊，叫啊，喊啊。

唉，不要搞笑好不好？是让你们来拉架的，不是让你们呐喊看擂台赛的。

经理他汗流满脸，胖胖的脸，油光光的。脑门被油光打得亮堂堂的。他差一点急着喊，我养你们这些饭桶是做什么的？亏他这时候想到孙悟空大闹天空，想到玉皇大帝那时正像他这样子狼狈的躲在地上。一脸狼狈的大喊：“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

孙悟空？如来佛？

突然灵光一闪。混乱中，经理一转屁股，双手撑地，便撅着肥肥的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

“快快快……”他拉住人群中的某一人，那服务生转过身来，就见到

